

行万里路

旅人随笔

开卷工作室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PRINCE FISH PUBLISHING GROUP OF CHINA
Jiangsu Provincial Publishing House



旅行◎梁实秋旅行从

坐船·坐车◎周作

秦淮拾梦记◎黄裳

行重阳节游灵隐◎钟春

爱晚亭◎谢冰莹雨中

中湖海音庐山面目◎俞平伯

楼小撷◎冰心寄

游黄山◎吴昌硕

游泰山◎吴昌硕

I267

1408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四事:衣·食·住·行/开卷工作室编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6. 5

ISBN 7 - 5399 - 2365 - 2

I . 人... II . 开... III 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6867 号

书 名 人生四事:衣·食·住·行

编 者 开卷工作室

责任编辑 蔡晓妮 张昌华(特约)

责任校对 闻 艺

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39.375
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—5399—2365—2/I · 2238

定 价 98.00 元(全四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享受人生

——序“人生四事”

董诗

人生四事者，衣食住行也。

这部丛书书名俗到下限，也雅到极致。其实俗也好，雅也罢，都不重要；重要的是上至皇帝老儿，下到贩夫走卒，谁也离不开它。大家都是人生舞台上的过客，这四事就像舞台的四根台柱，一根都不能少，一刻都离不了！

打开目录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：作者是清一色的名家，好像是中国现当代文坛大手笔们在此集体亮相。这些曾经沧海的长者，他们以睿智、哲思和人生历练酿造的人文情怀，用幽默、俏皮的笔触，娓娓地叙述他们对人生四事的真切感悟。既有宏伟叙事又有小品情调，我不敢说这是百分之百的经典，但绝对是同类作品的精华。

《民以食为天》，集林语堂、夏丏尊、钱钟书、董桥等名士们侃“吃”的随笔，七嘴八舌，逗引我们腹中的馋虫蠢蠢欲动；另一组碗底有沧桑、饥肠辘辘的辛酸回忆，倒不是出自思甜忆苦，而是彰显民以食为天的宗旨。“食”，远非一日三餐填肚皮，更有怡情享受：诸如壶中日月长的酒、醒脑健身的茶和吞云吐雾的烟。这林林总总描写烟酒茶的文字，熔历史、人物、文化、风俗于一炉，提升了这些俗事的文化品位，让你在“捧腹”、“喷饭”之后，肃然深思。压轴一章是周作人、梁实秋、叶灵凤和汪曾祺四位美食家的“食话食说”，什么“马先生汤”、“西施舌”、“美人肝”和“贴秋膘”等四方食事，虽不能让你一饱口福，但准教你大开眼界。

《行万里路》是一册旅人游记，内容之丰令你有“坐家日行八万里”之慨。

先说游山。《且谈黄山》(吴冠中),旋去《雨中游泰山》(李健吾);探毕《庐山面目》(丰子恺),再赏《直薄峨眉金顶记》(徐迟),或者再登《上景山》(落华生);倘觉不过瘾的话,何妨《骑小驴儿上西山》(林海音),寻点野趣。

再谈玩水。《春游颐和园》(沈从文)后,沿京沪线渐次而下。到金陵《游玄武湖》(李金发),重温《秦淮拾梦记》(黄裳),俟《烟花过了上扬州》(陈从周),转道苏州《姑苏半月》(俞平伯)消闲,做个《枫桥的梦》(柯灵),遥看江枫渔火,静听寒山寺钟声。或者径赴杭城,赶《重阳节游灵隐》(钟敬文),品味《秋光中的西湖》(庐隐);如觉仍不尽兴,索性到《钱江看潮》(丰子恺)……

或者干脆迈出国门,《登富士山》(凌叔华)、《去看日本的红叶》(方令孺);《再往西去》(胡适)。到美国《华盛顿首府》(梁实秋)看热闹、赏《曼哈顿街头夜景》(丁玲)。欧洲岂可不去?《巴黎一夜》(袁昌英),在《花都漫拾》(苏雪林)一番,去德国科隆,倾听《德国之声》(余光中),便中《重返哥廷根》(季羡林);顺道观光《荷兰》(朱自清)的大风车。也可去《庞贝废墟》(柏杨)怀古。到西班牙《我看斗牛》(徐钟珮),那是绝世的风景。

《家住苍茫烟水间》是楼居札记。书卷气是它的特色。家住书坊边,倚窗读画,看临街的风景。郁达夫的《记风雨茅庐》,季羡林的《抄家》,丁玲的《“牛棚”小品》和张爱玲的《公寓生活记趣》都是耐读耐思的文字。方令孺、苏雪林、丰子恺三人的同题散文《家》堪称一绝,把家的里里外外,诠释得淋漓尽致。

至于《人要衣裳》,那是针对“佛要金装,货要包装”而言,专谈服饰文化。头上的帽子,足下的鞋子,颈上的领带均囊括其中。当然更有写在服饰上的温馨故事,感人至深。

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?”

锦衣、玉食、华屋、旅行,面对一席如此丰盛的人生之宴,你还不对酒当歌?

目 录

一个人在途上

- 旅行的享受·论游览◎林语堂/3
旅行◎梁实秋/8
行万里路(节选)◎龙应台/11
旅杖◎端木蕻良/18
旅行丛话◎董 桥/21
一个人在途上◎郁达夫/28
途中◎梁遇春/34
坐船·坐车◎周作人/40
上海通信◎鲁 迅/42
苔痕◎司马中原/45

烟花过了上扬州

- 秦淮拾梦记◎黄 裳/51
在玄武湖畔◎李金发/57
秋光中的西湖◎庐 隐/62
湖楼小撷◎俞平伯/69
钱江看潮记◎丰子恺/79

目 录

- 太湖纪游◎成仿吾/83
烟花过了上扬州◎陈从周/91
瘦西湖的旧梦◎叶灵凤/94
姑苏半月◎张中行/96
枫桥的梦◎柯 灵/103
春游颐和园◎沈从文/106
重阳节游灵隐◎钟敬文/113
芙蓉城◎罗念生/117
爱晚亭◎谢冰莹/121

骑小驴儿上西山

- 骑小驴儿上西山◎林海音/127
五峰游记◎李大钊/130
雨中登泰山◎李健吾/133
庐山面目◎丰子恺/138
且说黄山◎吴冠中/142
直薄峨眉金顶记◎徐 迟/145
上景山◎落华生/152

目 录

域外漫拾

- 初渡红海◎钱歌川/157
华盛顿首府◎梁实秋/160
曼哈顿街头夜景◎丁 玲/162
登楼赋◎余光中/164
加拿大露营记◎陈衡哲/170
花都漫拾◎苏雪林/177
巴黎的一夜◎袁昌英/184
德国之声◎余光中/186
重返哥廷根◎季羡林/196
萨克森瑞士纪行◎柯 灵/203
荷兰◎朱自清/206
往西去! ◎胡 适/212
樱花赞◎冰 心/214
去看日本的红叶◎方令孺/218
登富士山◎凌叔华/223
马六甲记游◎郁达夫/232
庞贝废墟◎柏 杨/238
我看斗牛◎徐钟珮/243
美国的“中国城”◎李欧梵/255

目 录

湖山怀旧录

- 湖山怀旧录(节选)◎张恨水/265
内蒙访古◎翦伯赞/271
旅顺怀古◎柯 灵/286
夏天的敦煌◎常书鸿/291
昭君墓◎郑振铎/294
豁蒙楼暮色◎储安平/297
逛东陵◎秦 牧/302
胡同挽歌◎黄宗江/311

◎ 一个人在途上



行

尘土积年粘旅服
关山无处寄归心
此时遥羡闲眠侶
静掩云扉向一林

——南唐·伍乔《九江旅夜寄山中故人》



旅行的享受·论游览

林语堂

旅行在从前是行乐之一，但现在已变成一种实业。旅行在现代，确已比一百年前便利了不少。政府和所设的旅行机关，已尽力下了一番功夫以提倡旅行；结果是现代的人大概都比前几代的人多旅行了一些。不过旅行到了现代，似乎已是一种没落的艺术。我们如要了解何以谓之旅行，我们必须先能辨别其实不能算是旅行的各种虚假旅行。

第一种虚假旅行，即旅行以求心胸的改进。这种心胸的改进，现在似乎已行之过度；我很疑惑一个人的心胸，是不是能够这般容易地改进。无论如何，俱乐部和演讲会对此的成绩都未见得良好。但我们既然这样专心于改进我们的心胸，则我们至少须在闲暇的日子，让我们的心胸放一天假，休息一下子。这种对旅行的不正确的概念，产生了现代的导游者的组织。这是我所认为无事忙者令人最难忍受的讨厌东西。当我们走过一个广场或铜像时，他们硬叫我们去听他讲述生于一七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，死于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等。我曾看见过女修道士带着一群学校儿童去参观一所公墓，当他们立在一块墓碑前面时，一个女修道士就拿出一本书来，讲给儿童听，死者的生死月日，结婚的年月，他的太太的姓名，和其他许多不知所云的事实。我敢断定这种废话，必已使儿童完全丧失了这次旅行的兴趣。成人在导游的指引之下，也变成了这样的儿童，而有许多比较好学不倦的人，竟还会拿着铅笔和日记簿速记下来。中国人在有许多名胜地方旅行时，也受到同样的麻

烦。不过中国的导游不是职业人员，而只是些水果小贩、驴夫，和农家的童子，性情略比职业导游活泼，但所讲的话则不像职业导游那么准确。某一天，我到苏州去游览虎丘山，回来时，脑筋中竟充满了互相矛盾的史实和年代，因为据引导我的贩橘童子告诉我，高悬在剑池四十尺之上的那座石桥，就是古美人西施的晨妆处（实则西施的梳妆台远在十里之外）。其实这童子只不过想向我兜卖一些橘子，但因此居然使我知道民间传说怎样会渐渐的远离事实，而变为荒诞不经。

第二种虚假的旅行，即为了谈话资料而旅行，以便事后可以夸说。我曾在杭州名泉和名茶的产地虎跑，看见过旅行者将自己持杯饮茶时的姿势摄入照片。拿一张在虎跑品茶的照片给朋友看，当然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，所怕的就是他将重视照片，而忘却了茶味。这种事情很易使人的心胸受到束缚，尤其是自带照相机的人，如我们在巴黎或伦敦的游览事中所见者。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完全消耗于拍摄照片之中，以致反而无暇去细看各种景物了。这种照片固然可供他们在空闲的时候慢慢地阅看，但如此的照片，世界各处哪里买不到，又何必巴巴地费了许多事特地自己跑去拍摄呢。这类历史的名胜，渐渐成为夸说资料，而不是游览资料。一个人所到的地方越多，他所记忆者也越富，因而可以夸说的也越多。这种寻求学问的驱策，使人在旅行时不能不于一日中，求能看到最可能的多数的名胜地。他手里拿着一张游览地点程序表，到过一处，即用铅笔划去一个名字。我疑心这类旅行家在假期中，也是讲究效能的。

这种愚拙的旅行，当然产生了第三种的虚伪旅行家：即预定了游览程序的旅行家。他们在事先早已能算定将在奥京或罗京耽搁多少时候。他们都在起程之前，先预定下游览的程序，临时如上课一般的切实遵时而行。他们正好似在家时一般，在旅行时也是受月份牌和时钟的指挥的。

我主张真正的旅行动机，应完全和这些相反。第一，旅行的真正动机应为旅行以求忘其身之所在，或较为诗意的说法，旅行以求忘却一切。凡是一个人，不论阶级比他高者对他的感想怎样，但在自己的家中，总是唯我独尊的。同时他须受种种俗尚、规则、习惯和责任的束缚。一个银行家总不能做到叫别人当他是一个寻常人看待，而忘却自己是一个银行家。因此在我看来，旅行的真正理由实是在于变换所处的社会，使他人拿他当一个寻常人看待。介绍信于一个人做商业旅行时，是一件有用之物，但商业旅行是在本质上不能置于旅行之列的。一个人倘在旅行时带着介绍信，他便难于期望恢复他的自由人类的本来面目，也难于期望显出他于人造的地位之外的人类天然地位。我们应知道一个人到了一处陌生地方时，除了受朋友的招待，和介绍到同等阶级的社会去周旋的舒适外，还有比这更好的，由一个童子领着到深山丛林里去自由游览的享受。他有机会去享受在餐馆里做手势点一道熏鸡，或向一个东京警察做手势问道的乐趣。得过这种旅行经验的人，至少在回到家里后，可以不必如平时的一味依赖他的车夫和贴身侍者了。

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，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、诱惑和探险意念。旅行必须流浪式，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。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、无定时、无来往信札、无嘴嘴好问的邻人、无来客和无目的地。一个好的旅行家决不知道他往哪里去，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而来。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。屠隆曾在他所著的《冥廖子游》中很透彻地阐明这一点。——这游记我译引在下文里边。他在某处陌生的地方并无一个朋友，但恰如某女尼所说：“无所特善视者，尽善视普世人也。”没有特别的朋友，就是人尽可友，他普爱世人，所以就处身于其中，领略他们的可爱处，和他们的习俗。这种好处是坐着游览汽车去看古迹的旅行家所无从领略的。因为他们只有在旅馆里边，和从本国同来的游伴谈谈天的机会。最可笑的是有许多美国旅行家，他们到巴黎之后，必认定到同

游者都去吃的餐馆中去吃饭，好似借此可以见一见同船来的人，并可以吃到和在家时所吃一样的烘饼。英国人到了上海之后必住到英国人所开设的旅馆里边去，在早餐时照常吃着火腿煎蛋，和涂着橘皮酱的面包，闲时在小饮室里坐坐，遇到有人邀他坐一次人力车时，必很羞缩地拒绝。他们当然是极讲究卫生的，但又何必到上海去呢？如此的旅行家，决没有和当地的人士在精神上融合的机会。因此也就丧失了一种旅行中最大的益处。

流浪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。所以这一类旅行家每喜欢到阒无人迹的山中去，以便可以幽然享受和大自然融合之乐。所以这些旅行家在预备出行时，决不会到百货公司去费许多时刻选购一套红色或蓝色的游泳衣，买唇膏尚可容许，因为旅行家大概都是崇奉唇骚者，喜欢色色自然，而一个女人如若没有了好唇膏，便会不自然的。但这是终究为了他们乃是到人所共赴的避暑地方或海滨去的缘故，而在这种地方是完全得不到和大自然发生更深的关系的益处的。往往有人到了一处名泉欣然自语说：“这可真是幽然独处了。”但是在旅馆吃过晚饭在起居室内拿起一张报纸随便看看时，即看见上面载着某甲夫人曾在星期一到过这地方。次日早晨他去“独”步时，又遇到隔夜方到的某乙全家。星期四的晚上，他又很快乐地知道某丙夫妇也将要到这幽静的山谷中来度夏。接着就是某甲夫人请某乙全家吃茶点，某乙请某丙夫妇打牌。你并能听见某丙夫人喊着说：“奇啊，这不是好像依旧在纽约吗？”

我以为除此以外，另有一种旅行，不为看什么事物，也不为看什么人的旅行，而所看的不过是松鼠、麝鼠、土拨鼠、云和树。我有一位美国女友曾告诉我，有一次，她怎样被几个中国朋友邀到附近杭州的某山去看“虚无一物”。据说，那一天早晨雾气很浓。当她们上山时，雾气越加浓厚，甚至可以听得见露珠滴在草上的声音。这时除了浓雾之外，不见一物。她很失望。“但你必须上去，因为

顶上有奇景可见呢。”她的中国朋友劝她说。于是她再跟着向上走去。不久，只看见远处一块被云所包围的怪石，别人都视作好景。“那里是什么？”她问。“这就是倒植莲花。”她的朋友回答。她很为懊恼，就想回身。“但是顶上还有更奇的景致哩。”她的朋友又劝说。这时她的衣服已半潮，但她已放弃反抗，所以依旧跟着别人上去。最后，她们已达山顶，四围只见一片云雾，和天边隐约可见的山峰。“但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可看啊。”她责问说。“对了，我们特为上来看虚无一物的。”她的中国朋友回答她说。

观看景物和观看虚无，有极大的区别。有许多特去观看景物的，其实并没有看到什么景物，但有许多去观看虚无的倒反而能看到许多事物。我每听到一位作家到外国去“搜集新著作的资料”时，总在暗暗地好笑，难道他的本乡本国中，其人情和风俗上已没有了可供他采集的资料吗？难道他的论文资料竟已穷尽吗？纺织区难道是太缺乏浪漫性吗？格恩赛岛太沉寂，不足以一部杰出小说的背景吗？所以我们须回到“旅行在于看得见物事的能力之哲学问题”，这就可使到远处去旅行和下午在田间闲步之间，失去它们的区别。

旅行

梁实秋

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。闹饥荒的时候都不肯轻易逃荒，宁愿在家乡吃青草啃树皮吞观音土，生怕离乡背井之后，在旅行中流为饿殍，失掉最后的权益——寿终正寝。至于席丰履厚的人更不愿轻举妄动，墙上挂一张图画，看看就可以当“卧游”，所谓“一动不如一静”。说穿了“太阳下没有新鲜事物”。号称山川形胜，还不是几堆石头一汪子水？我记得做小学生的时候，郊外踏青，是一桩心跳的事，多早就筹备，起个大早，排成队伍，擎着校旗，鼓乐前导，事后下星期还得作一篇《远足记》，才算功德圆满。旅行一次是如此的庄严！我的外祖母，一生住在杭州城内，八十多岁，没有逛过一次西湖，最后总算去了一次，但是自己不能行走，抬到了西湖，就没有再回来——葬在湖边山上。

古人云，“一生能着几雨屐？”这是劝人及时行乐，莫怕多费几双鞋。但是旅行果然是一桩乐事吗？其中是否含着有多少苦恼的成分呢？

出门要带行李，那一个几十斤重的五花大绑的铺盖卷儿便是旅行者的第一道难关。要捆得紧，要捆得俏，要四四方方，要见棱见角，与稀松露馅的大包袱要迥异其趣，这已经就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所能胜任的了。关卡上偏有好奇心人要打开看看，看完之后便很难得再复原。“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。”很多人在打完铺盖卷儿之后就觉得游兴已尽了。在某些国度里，旅行是不需要携带铺盖的，好像凡是有床的地方就有被褥，有被褥的地方就有随时洗